

◎ 一个都不能少

□李俊涛

一位在扶贫办工作的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说今天到县里检查工作时,碰到了我的一个熟人。看了一眼照片,我心里瞬间五味杂陈,温暖和苍凉纠缠到了一起。

照片上是茂盛,的确是我的熟人,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他是我的“秘书”。他在一家医院里,身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,白了,也胖了,眼睛里闪烁着盈盈笑意。

二

2015年9月到2018年2月,我在省定贫困村禹州市鸠山镇楼院村任驻村第一书记。两年半的任期里,在各级党委、政府的帮扶下,村里的大多数贫困户相继脱贫,楼院村也在2018年摘下了贫困村的帽子。但是有几户贫困户,我驻村时穷尽了各种办法,他们的问题仍然无解。

比如茂盛。他是先天性脑瘫,24岁了,智力还像个孩子。家里就他一个孩子,他的生活起居都由母亲照顾。政府给他落实了残疾人补贴、最低生活保障、家庭金融扶贫等帮扶措施,他每个月有近千元的收入,基本上够他生活了。他喜欢到村部玩,喜欢拎着包跟着我入村,村里人都说他是我的“秘书”。

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这句话特别可恨,尤其是当它降临到你熟悉的人身上时。茂盛还患有脱肛的疾病,每次上完厕所,他母亲都要护理半天。2018年春节前,镇党委负责楼院村脱贫攻坚工作的组织委员伟才带他到县

里的医院进行了手术。住院期间,茂盛妈说这一阵子胸口一直疼,想检查一下。伟才就安排她进行了检查,一查就查出了肺癌晚期。

茂盛妈的病来势凶猛,年没有过完,人就走了。这是个可怜的女人,一辈子谨小慎微,没上过学不识字,遵父母之命嫁给了茂盛多。原来茂盛上边还有个姐姐,但是这个姐姐快要结婚的时候,因为一点家庭琐事自尽了。家里就剩下了茂盛,这个让人辛劳又看不到希望的孩子成了她的精神支柱。一直到闭眼前,她放不下的还是茂盛。

茂盛妈走了,茂盛的生活成了问题。茂盛多身小力薄,原本就不太爱干活,家里地里全靠茂盛妈,经历了中年丧女、老来丧妻的打击,人完全萎靡了下去。茂盛妈活着时他也不怎么管茂盛,现在更不管了,茂盛吃饭都饥一顿饱一顿的。

比如杨轩。他40多岁了,智力残疾,父母又给他找了个智力残疾的媳妇,两个人生了一儿一女,两个孩子倒是聪明伶俐。杨轩两口儿生活不能自理,四个人都是杨轩的父母在照顾。两位老人眼老了,提起两人百年之后家里剩下的四口人怎么办,两位老人就会老泪纵横。现有政策范围内帮扶政策都落实了,但怎么给他们的未来找一个稳定的保障,我们也想不出办法。

比如杨伟。他也40多岁了,原本有个稳定的家庭,有媳妇、儿子。但是他前些年在小煤窑的塌方事故中砸坏了腰,先是下肢瘫痪,后来又得了一次脑梗,完全躺在床上不能动了。出事事后,小煤窑赔了他一些钱,省着花也可过个十年二十年,

可他受人蛊惑,去搞什么投资,三两年赔得一千二净。钱没了,没过多长时间,媳妇与他离了婚,儿子也常年不进家,他吃喝拉撒全靠年迈的父母照顾。两位老人快八十了,老头儿身体也不好,老太太说到杨伟就是两眼泪。

三

驻村结束后,我回到了原单位。2019年,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改革,我到了市里的一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。2020年,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,许昌市纪委监委开展贫困户走访活动,我们纪检监察组刚好分到了鸠山镇,对全镇未脱贫的81户贫困户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走访。

离开鸠山两年多了,那片土地上的秀丽山水和淳朴人情还时常在我脑海里午夜梦回。驻村两年半的最大收获是洗掉了我身上的浮华,让我理解和认识了一大批踏踏实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,我们一起在山路奔波,严寒酷暑中在村里、镇里的办公室中一夜一夜地加班。我曾经和伟才,还有镇里的脱贫攻坚办公室主任一起连续加过两个通宵的班。我们仨都是光头,我跟他俩开玩笑:要不咱们别开灯了,试试三个光头能不能把鸠山的夜空照亮。

近乡情怯。我知道鸠山剩下的这81户贫困户肯定是像茂盛、杨轩、杨伟这样的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,是无法靠劳动实现增收,乃至无法完全生活自理的群体。我在脱贫攻坚的岗位上工作过,现在设身处地地再把自己放到脱贫攻坚的岗位上,还是想不出来怎么办。

鸠山镇的脱贫攻坚办公室主任

换了人,上一任主任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现在的杨主任对工作也很熟悉,他不跟村干部联系,直接带着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开始入户。山区村民住得分散,山洼或山岗上的一小块平地上住着几户人家,就是一个自然村。山路曲折起伏,叶脉一样随时分叉,外人来三三两两,没人带着,仍然会找不到这些生活在大山褶皱里的人家。

跟我预想的一样,我们见到的都是在人生路上掉进生活泥潭的人,大多数的人情况都类似于我熟悉的茂盛、杨轩、杨伟。但是让我没有想到,两年多时光,扶贫政策再次提档升级,把这些之前陷入绝望的人们拉出了泥潭。我特意把走访的最后一站放到了工作过的楼院,再次走上通往楼院的道路,我的脚步轻快了起来。

我没有见到茂盛。村里把他送到了城里一家医院,禹州市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院区,专门收治他这样的智力残疾人,一日三餐有人管,衣服有人洗,还有专人指导他们进行康复和行为训练。

我在镇卫生院里见到了杨伟。镇里在卫生院成立了重症残疾人托养中心,由卫生院专业的医护人员来照顾托养人员,国家支付相关费用。杨伟成了植物人,他衣着干净地躺在干燥松软的床上,脱贫攻坚给了他生命的尊严。

杨轩两口儿仍然像往日一样乐呵呵的,五保户的标准进行了修改,现在他俩成了分散供养的五保户,按月发放生活补贴,由父母照顾。如果父母照顾不动了,或者不想照顾了,就进镇里的养老院集中供养。他俩的两个孩子被确定为事实无人抚养

儿童,按照孤儿的标准发放生活费,提供教育、医疗救助,完全由国家养了起来。

大山里这些最无力的人们都按上面的措施分类进行了妥善安置,81户一户不漏,一户都不少。有些疾病无法治愈,有些残疾无法康复,他们的生活里仍然会有苦痛,但是他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。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没有忘记他们,自己不是孤苦无依,住得再远再偏,也会有一缕阳光照进他们小小的院落。说句实在话,一个政府如果不是以人民为中心,就想不出这些主意。以鸠山镇为样本,脱贫攻坚的确可以在今年圆满收官了。

四

在楼院见到了支书老赵,他笑着跟我说:你来了走访贫困户,可是一点也哄不住你呀!脱贫攻坚开始之初,我们一起畅想过村里的蓝图,有些规划当时觉得是瞎想,可是后来都实现了,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村里路修了,井打了,路灯安上了,河坝进行了清淤加固,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,山上的冬桃、花椒今年开始挂果销售了,茂盛、杨伟、杨轩这样的贫困人员得到了更好的安置。

越来越好了,我对赵书记说。他使劲点点头说:越来越好了!

夕阳的余晖洒在楼院村,给村边官山的山岚抹了一层金色,远处的许昌最高峰——大鸿寨卧佛峰轮廓清晰,沉睡了亿万年的卧佛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。此时此刻,我为自己曾经在脱贫攻坚岗位上战斗过而感到无比骄傲,特别想和每一位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都进行一次深深的拥抱!

◎ 温柔时光

□耿艳菊

天气一点点走向寒凉,好在温柔的时光随意就可触摸到,并不觉得日子往荒寒处走的慌张和忧惧,心里甚至充满了人对人世,还有对自然的敬重和感恩。

每天下班回家,出地铁站时天已黑了,风渐渐吹得猛烈了,不由得会加快脚步。快走一阵,就会浑身暖起来。这时候,身心舒适,风吹在脸上,反觉得很透物,再慢慢放慢脚步,看看远处亮起的一盏盏灯,晕黄的灯

光从来没有像此时温柔可亲。

有时候,模模糊糊的灯光下,会碰见迎着寒风出来遛弯的邻人,彼此认出来,亲切地打个招呼,或者闲聊两句,说说天冷了,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家常话,喜悦、轻松、温暖。一天的疲惫被这淡淡的人世温情轻轻拥抱了一下,那些负面情绪突然就躲得远远的,只觉得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,只想好好热爱身边的这个世界。

昨天晚上刚走出地铁站时,我前面有一个女子,她的丈夫在等

她。她一看见她,就赶紧走上前,递给她一件大衣,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条围巾,给她围上。他边围边说,晚上起风了,你一向最怕冷。她有点嗔怪他,不让你来,你偏要来,你在冷风里不更冷吗?他笑嘻嘻的,这算啥,我结实着呢。他还故意用坚实的臂膀揽起她瘦弱的肩。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说得热闹而温馨。我抬头看看夜幕,苍灰的天空上竟然有一弯月亮,那么温柔地凝视着我们。

我想到美好的爱情。很多人觉

得爱情在现实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,是华而不实的。不相信爱情就像不相信童话一样,才是一种成熟和睿智。我一直相信爱情,爱情的美好不是山盟海誓,海枯石烂,而是点点滴滴融化在平凡日子的小温暖,让枯燥粗糙的生活变得像花朵一样明媚,月光一样温柔。

何止是爱情呢?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情感都是温暖人心的。

寒冷的晚上回到家,最想做的是赶快到温暖的被窝里静静地看会儿书。就在我吃过饭洗漱完

时,孩子已在客厅的桌上摆上了瓜子、栗子、橘子、苹果,让我和他爸爸一起陪他共享亲子时光。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这样的亲情时光多美好,亲情的那份柔软的美好驱散了寒冷。

我们其实人人都拥有丰富而敏感的内心,生活在人群中,我们都希望活得有情有义,活得热气腾腾。那么,我们在琐碎的时光里要慢慢修得一颗温柔心,这样我们才能赚取那些流逝的时光,把它们一寸寸变得柔软有骨。

◎ 冬日

□何依

冬日的阳光大多数时候是和煦的,日子过得不急不躁,因为知道急躁也没有用,所以有点“听天由命”的意思。在外面奔波了一天,夜晚回到家里,蜷缩在客厅里的沙发上,隔着巨大的落地窗,看着窗外的夜空,空中没有一颗星星,放松身心,放空自我,顿感生命的虚无。

喝点红酒,如何呢?喝到微醺,眼神迷离,脚步都有点摇摇晃晃,走到街上,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,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刚下过一场雨,天气骤然变冷,路面上湿漉漉的,有的地方还有一些积水。听说过几天要下雪,怕冷的人们早早穿上了羽绒服,也许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弱,人们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很多人都有防护意识和警惕思想,都害怕受到

攻击和伤害。冬天其实是“寒冷”“虐待”“攻击”的代名词,古代军队往往在秋天点兵,在秋冬季节进行大肆杀伐征战,所有的生命都遭到严重的毁灭和破坏,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。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的尸骨早已腐朽,很多早已经和泥土混在一起,化为不可名状的微生物。只是他们的魂魄(如果这世上真有魂魄的话)还在空中游荡,万分不甘地唱着凄惨而又悲伤的歌。这世上总有许多万分不甘的魂魄,有着太多未了的心愿,生命总会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人掠夺,又该怨谁呢?

空气中湿气渐重,又要下雨的样子,城市的夜晚显得厚重而又神秘,有太多东西无法解读。路面上有些落叶还没有来得及被清洁工打扫,在路灯的照射下,书写着“无病呻吟”的诗句。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树上零星

星地吊着为数不多的树叶,在寒风中瑟瑟地发抖,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。黯淡的路灯洒在路面上,抒发着由季节的变换和人生的无常所引起的淡淡的忧伤。一盏盏路灯隐藏在树叶中,投射出诡异的心事,冬日的夜晚,有着太多不可预测的命运和各种莫名其妙的情绪。

这样的夜晚,适合去咖啡馆,或者茶馆。咖啡馆、茶馆是使人们身心放松的场所,一座城市的咖啡馆和茶馆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品位,咖啡馆和茶馆也能抚慰一颗孤独的靈魂,带给人些许温暖和感动。

在咖啡馆里,点上一杯咖啡和几样甜点,可以静静地待上一个小时,这样独处的时刻,你可以什么也不用想,只是静静地坐着,在音乐声中,安静地吃着甜点,喝着咖啡,透过落地玻璃窗,看着外面的世界,看着过往

的车辆和行人,享受着生命的美好时光。咖啡馆里的音乐可以是歌曲《斯卡布罗集市》,可以是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,也可以是歌曲《白狐》,还可以是浪漫舒缓的轻音乐。音乐能烘托咖啡馆的气氛,也能抚慰人们的心灵。

还没有走出咖啡馆,雪就下了,是小雪,雪花静静地飘落在树上、屋顶上、路面上,雪是这个世界的精灵,是从童话世界里来的小精灵。下雪的夜晚,又会演绎多少凄美而又动人的故事呢?

雪夜,两个人对弈,或是拥被倦卧,听音乐、读书,或是邀几位好友品茶,或是当窗对雪饮酒,都是极风雅的事情。想去拜访一位教古琴的老师,又怕打扰他,他是个极爱清静的人。他住在河堤旁边游园里的小楼上,小楼既是住室,也是教授古琴的教室。据说人们清晨或是夜晚在河堤

上散步,会听到小楼里传出美妙的琴声,那是他在弹奏古琴。那位老师研习古琴多年,且本人仙风道骨,很像一位古人,我有时怀疑他不是真实的现代人,竟像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。

夜已经深了,倦鸟早已归巢,疲惫的人们也早已回到温暖的家中和家人团聚。在睡梦中,雪会抚慰一颗颗孤独的灵魂。在城市里漂泊久了,就习惯了。客居他乡的人,对城市有一种亲切感,城市是人群聚集的地方,有人群,就有人气,就有人间烟火。熟悉了城市的一切,你会发现,你已经成了城市的一分子,你再也离不开城市,就像树根离不开泥土,鸟离不开树一样。城市的冬日里,有温暖的灯光,有可爱的家人,有美食,有美酒,有音乐,有茶,有咖啡,有古琴,有雪,此生夫复何求!

总第一三三三期

卷

春秋楼



儿时的小木箱

□李令飞

陈旧的小木箱,又见于故乡的老屋。情不自禁地抱起它,便抱住了我一段特殊的年少时光。

杉木材质的小木箱,是三哥为我精心制作。小时候,我常常喜欢天马行空地想象,全然没有三哥的实干才能,可是他仅年长我两岁。暑期,三哥手中的铁锤声声敲响,一步一步助力我迈进了寄宿中学的大门。

小兄弟俩一前一后,扛着小木箱行进在开学的路上,自是一幅蕴含着青春芳华的风景画。三哥在后紧拽着扁担上捆绑箱子的绳索,生怕滑向稍低的我这头,每当有下滑的趋势,可以明显感知被他更加用力地向后挪一些。尽管如此,瘦弱的我还是要求在几公里的路上几次歇息。我们坐在小木箱上,坐成了一座具有艺术美的雕塑,任人来人往的眼神掠过,或许是欣赏的,也许是全然不顾。途上杉木和松树的枝叶争相舞动,山风吹在那样简陋的九月,脚下的小草劲长着,我们喝着自己灌在玻璃瓶中的水,心情是愉悦的。

学校铺通的前面一字排开,小木箱形形色色,就像每位学生的颜值不一,仿佛都要接受着艺考学校的严格检阅。箱内不仅装有书、衣、菜和其他日用品,也装下了不同的习惯和性格,甚至装就了迥异的基础和前途。我整齐地摆放每一个物件,缘于从小到军队的向往。

苦涩的歌严严实实地裹挟了我那时的学校生活。那时的我极度厌恶每次从外婆家带来的下饭菜,单调而乏味,油少得可怜,并且咸得使人发怵(否则容易早坏),几乎一到周二就无法下咽,常常仅凭学习上的一点小成绩帮助同学,而获得几失自尊的接济。后来读到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其中主人公孙少平身上似乎就有我和三哥的影子。早期怨恨年近的外婆该是一种何等的罪过,毕竟她老人家在艰难中无私地给予了我们读书的机会。由此,我日渐忽视了箱内的菜,更加坚毅地注重了里面的书。

年轻有梦。不止一次梦见小木箱载我缓缓升空,大观风云变幻,纵览山川广阔,俯瞰沧海桑田。小木箱仿佛成了我的隐形翅膀,继续输送至太空。小木箱的空间逐渐变大,尽情收纳我的学习生活和其他所有。我在小木箱内失去了重心,自由地漂浮着,奇妙地幻想着,拼命地努力着,开心快乐地迎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,耳际常有世界名曲在悠扬。梦醒时分,往往是学校铃声的骤响,惊觉后已是泪湿,或满心的愉悦,或无尽的心伤,或深切的憧憬。

为了防潮和稳当,小木箱被安放在几块砖头上。我时常坐在箱上吃饭、看书、写字。也常常一个人傻傻发呆或细细沉思,想象着诗和远方,希望来日有最美的遇见。微微昂首,迎面有微弱的阳光眷顾寝室的破窗台,就如此点缀着我的青春岁月。此时,紧握手中的笔,膝盖上的练习簿里留下了许多铿锵的文字,成为我灵魂深处久远的怀念。

小木箱的命运有点坎坷,缘于我的娇情和任性。假期,小木箱被扛回了家中。一次我因故雷霆大发,信手砸坏了小木箱。事由本与三哥无关,他见状,轻抚我的头,之后一声不吭地修理着,像平时订正自己的作业一样认真。修理好的箱子上面有块木板稍显短些,那仿佛是我性格上的短板。

作为我儿时的好伙伴,小木箱又稍幸运,被母亲完好地保存多年,也替我保存着一份美好的情愫和念想。这让今日壮年的我在深切回望后,能够珍重每一次前进的步履。